

中国写意画绘出时代气象

感受吴宪生笔下的
人物风采

任军伟

中国写意画源远流长，注重以形写神，发展至今在题材、形式、技法、意蕴和审美等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日前，由中国美术家协会、河北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河北美术学院主办的“2022·中国写意画作品展”在北京举行。200多件写意作品包括人物、山水、花鸟、城市景观等题材，贴近现实民生与自然万象，彰显了当代写意画家群体的文化理想和社会担当。借此展览，我们可以从中一探中国写意画的时代之变。

从简逸到精工

中国写意画兴起于五代、两宋，大盛于元、明。自元代画家倪瓒提倡“逸笔草草，不求形似”的创作观之后，简逸画风成为写意画的主要面貌。到了明代，“青藤白阳”恣意放旷的大写意画风，更将简逸的写意画推向高潮。清代中晚期以来的写意画，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延续了元明简逸之表征，形象文疏，笔墨空疏，受到近代以来有识之士的批判。

有鉴于此，当代写意画创作在保留“写意精神”的同时，秉承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适当吸收借鉴工笔画的创作手法，形成了一种工写结合的写意画新形态。在本次“2022·中国写意画作品展”中，黄勇的《密林深处》就是一件兼具写意之趣和工笔之严谨的作品，是具有时代特色的新写意画。画家继承了传统中国画的没骨技法，画面枝叶繁茂、层层叠叠，把工匠精神的严谨之风融入水墨渲染之中。而且，这件作品并没有因为画面物象的繁多而冗杂，也没有因为创作的精细而流于匠气，较好地诠释了传统画论中所说的“千笔万笔无一笔不简”的写意之美，呈现出水墨画独有的超逸、空灵的审美意味。无独有偶，展览中姜兴达的《素心墨韵》也是一件集工、写于一体的写意画作品，舍去小趣味，追寻大气象，再现了宋代绘画的风神，也是新时代蓬勃勃发气象的真实写照。

从水墨到色彩

早期的中国画，追求丰富绚丽的色彩表现。自唐代王维在《山水诀》中提出“夫画道之中，水墨最为上”之后，水墨画逐渐取代设色画，成为中国画发展的主流。不过，水墨只是写意画表达的一种方式，并非全部，这就为当代中国写意画的探索与尝试，留下了许多有待开掘的空间与可能。

近代以来，中国写意画创作与传统文人写意画相比，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更加侧重于色彩的表现与运用。无论是坚守传统文人画立场的吴昌硕、齐白石、潘天寿，还是致力于借鉴西方绘画传统的融合派画家林风眠、徐悲鸿、刘海粟，无不如此。这些写意画家，在色彩上所做的各种尝试，为当代中国写意画创作寻求突破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而作品中的色彩表现力，也确实成为当代中国写意画的重要特色之一，并呈现出更加多元深入的探索。

展览中，常晓京的《时代新征程》、李仕明的《雕刻时光》两件作品，在赋予画面物象以色彩的同时，还分别用大红色、橘红色为画面平涂了浓重的底色，以烘托气氛。尤其是常晓京所运用的大红色，恰到好处地点明了主题，以色彩象征的方式，突出了自己的创作意图。陈三石的《歌者无声》，描绘的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建筑工地一角。画家借鉴壁画色彩的技法，斑驳中蕴含着诗意，沉静里诉说着真情，引导观众更加真切地体味平凡劳动者的生命情感。

值得注意的是，当代写意画虽然明显具有轻水墨、重色彩的倾向，但是并没有因此舍弃水墨，而是将色彩“水墨化”，让色彩真正地融入写意画的创作和审美体系之中。

从程式到形式

传统写意画创作带有显著的程式化特征。所谓程式化，指的是历代中国写意画在创作过程中归纳、整理出来的造型方式与语言结构。这些技法一经确立，也就成了后世画家乐于遵循的“传统”，并成为写意画创作的



▲ 平凡铸就伟大 (中国画)



▲ 歌者无声 (中国画)

陈三石

一大特征。比如众所周知的《芥子园画传》，就是一部集写意画程式之大全的著作，成书以来，为无数的写意画家提供了学习和创作的范本。

鲁迅在《记苏联版画展览会》一文中说：“我们的绘画，从宋以来就盛行‘写意’，两点是眼，不知是长是圆，一画是鸟，不知是鹰是燕，竟尚高简，变成空虚。”他所指出的，正是写意画创作中的“程式化”，且有批评之意。随着写意画的发展，如何突破“程式化”而适应时代要求，成为中国画家探讨的重点。而以“形式化”替代“程式化”，是写意画家普遍采用的一种思路。

结合此次展览的作品来看，打破写意画的“程式”，易之为“形式”，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将西方现代绘画创作中的形式构成原理引入到写意画的创作之中，在突破“程式化”创作模式的同时，也推动了写意画的现代转型，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王彩霞的《小街世相》就是一件“形式感”十足的写意画作品。显然，这件作品的创作思路和理念受到了著名画家卢沉的影响，在视觉形式上明显接近于卢沉的《彤云》和《风雨近重阳》。当然，从中也不难看出画家受到西方超现实主义、立体派绘画的影响。这种创作思路，在推动传统写意画的现代转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二是以写生为契机，面对自然万象进行创作，并借此突破“程式化”。展览中有数量众多的山水画、花鸟画源于写生，造型、构图上丝毫没有受到明清以来趋于定型的“程式”的影响。如翟瑞琦的《燕山脚下新气象》，适度借鉴焦点透视的手法，近景绘有两株巨大的树木，远景绘有燕山脚下人民的新居，视角新颖，构图独特，绝非一味摹古者所能为之。

面对当代写意画的“形式化”取向，也有评论者认为，如此一来或有损中国画自身的独特性，并且有重形式、轻内涵的担忧。实际上，作为视觉艺术，绘画天然地具有“形式化”的倾向。只要创作者做到重“形式”而不唯“形式”，类似的担忧大可不必。

从意境到主题

在传统写意画的话语体系里，意境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概念。可以说，意境是传统写意画创作的终极追求。近代以来，众多写意画创作者依然把意境当作重要的目标追求，但不再是唯一的追求。在意境之外，“主题”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两相比较，意境营造更多地带有抒情的意味；而主题的表达，则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叙事的意味，且相对于意境的主观性，呈现出较多的理性色彩。如果说传统文人画家比较青睐写意画的抒情而注重意境，那么近代以来的写意画家，则因为他们的家国情怀、使命担当，而更加看重写意画的“主题”表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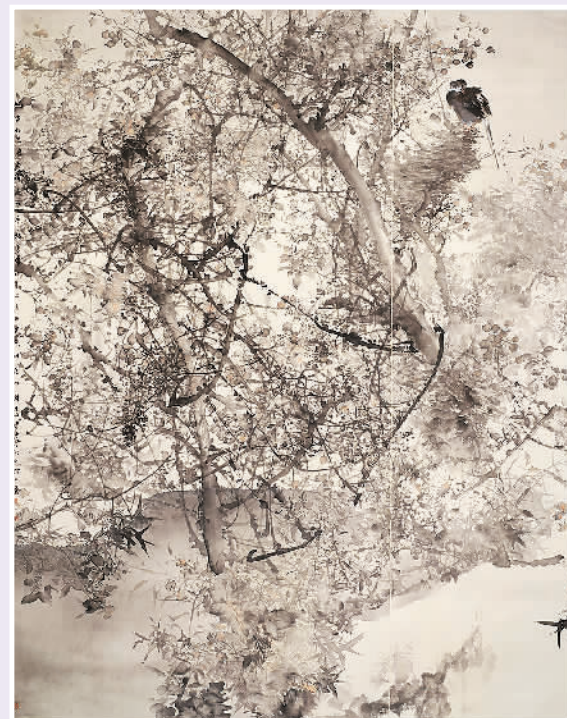
当然，写意画中的“主题”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

魏宇彤



▲ 小街世相 (中国画)

王彩霞



▲ 密林深处 (中国画)

黄勇

本报电（记者赖睿）由中国美术馆、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美术家协会共同主办的“以神取形——吴宪生作品展”日前与观众见面。本次展览是中国美术馆学术邀请系列展之一，分为“为时代铸魂”“为民族立心”“为人民造像”“为生活写真”4个板块，共展出吴宪生从艺以来不同时期的绘画作品165件。这些作品集中体现了吴宪生半个世纪以来的绘画风格和艺术成就，折射出他对中国人物画语言探索与实践的心路历程，也反映出他热爱生活、以人为本，用画笔表达对天地人间的感知和理解。

吴宪生，安徽宁国人，中国美术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作为中国人物画家，他主张要与西方拉开距离、与传统拉开距离，做到传统与现代相结合、写意与写实相结合、笔墨与色彩相结合，坚持人物造型的严谨扎实、语言选择的多样自由、形式表达的新颖现代和风格表现的个性特征。

从《古老的传说》中吹芦笙的侗族老人，到《家常话》里蹲坐攀谈的黄土地上的老农；从《大凉山的女人们》中勤劳质朴的面庞，到《折愿》里雪山脚下藏族阿婆虔诚的目光……吴宪生以古朴厚重、深情饱满的笔墨语言，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时代意义的典型人物形象。勤劳、正直、淳朴、善良是他笔下人物的精神特征，传递出乐观豁达、积极健康的人物风采。

为了刻画好这些人物的形象，吴宪生独辟蹊径，尝试借鉴西画的用色和表现方法。为了表现大凉山彝民高原下黝黑的肤色，他利用厚重的丙烯颜料和有利的笔触来强化沧桑感；为了刻画塔吉克小姑娘丰盈灵透的面庞，他将水彩画中的色彩塑造方法融汇其中，使画面呈现出“如花朵初放之色”般的视觉效果。

吴宪生还是新时代重大题材美术创作的领跑者。他的《十送红军》《资本论》在工人阶级中的传播》《耕者有其田》《沉重的手印》《春暖八洞村》等近10幅作品，构图宏伟，气势磅礴，体现了画家的人文情怀、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

中国美术馆馆长吴为山认为：“吴宪生坚守了洞察精神世界、观察人物特征的初心。他深入生活，长期与现实互动而油然而生，用兼备个性、共性与时代性的人民形象，生动诠释了现实主义与当下中国、当下中国人、当下中国美术融合后所迸发出的创造力。”



▲ 山区女学童 (中国画)

吴宪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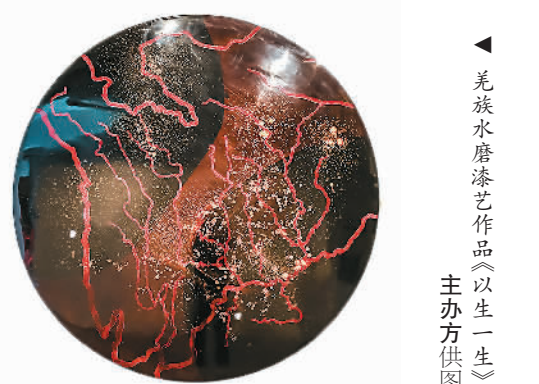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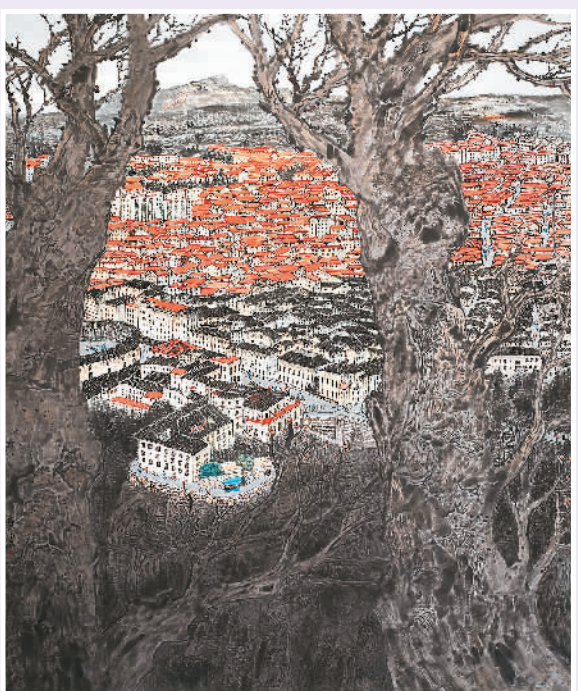
绵阳非遗作品进京展出

本报电（记者徐嘉伟）日前，“绵阳会馆”非遗艺术展暨“阳光·梦想”绵阳传统文化主题公益活动在北京举行。活动现场展出了11组大型民间文艺作品，包括木雕、剪纸、羌绣、毛笔制作、羌族水磨漆艺等类型。这些作品由13位绵阳民间艺人、30余位中央美术学院青年艺术家和四川省绵阳市涪城区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共同完成。本次活动由中央美术学院、四川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中共绵阳市委宣传部指导，绵阳市文广旅局、绵阳市文联等主办。

在羌族水磨漆艺传承人朱红志的作品《以生一生》前，许多观众驻足停留，仔细观赏。朱红志说，与中央美术学院学生的合作，不仅传承了非遗技艺，还创新了作品的表现形式，这对传统技艺的保护和发扬具有重要意义。

本次展览组织者之一、绵阳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罗松介绍，本次非遗艺术展以民间传统技艺为载体，以历史脉络、地理人文等为基础。希望通过展览，助力非遗作品从传统手工艺品向当代艺术品转换，更好地融入当代社会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活动通过传统手工艺、当代艺术教育与特殊教育的结合，让更多人享受到艺术阳光的滋养。

羌族水磨漆艺作品《以生一生》
主办方供图

▲ 燕山脚下新气象 (中国画)

翟瑞琦